

新之琴

人生憑闕處

童心

人群裏，背着琴的聖類斯中學的王睿新同學有點醒目。畢竟，這是從香港去新疆的航班，這個旅行團，每個人都不止一件大大的行李，還有大大的背包，像是卯足了勁要把新疆的特產都帶回來。只有他，不算大的行李箱，肩膀上沒有背包，而是一個海藍色的琴盒。琴盒那流暢的曲線，令人無法不猜測，裏面是一把怎樣的小提琴。

到新疆那天晚上，同團的30多人都已經睡去，王睿新卻來到我的房間：練琴。我笑他太認真了——這次為期一周的行程，最後一天要在新疆農業大學附中交流，他說他怕拉得不够好，「會失了香港學生的水準」。我雖然心裏暗暗稱讚，這個聖類斯中學的樂團首席小提琴手果然不一樣，但嘴上卻揶揄他：「人家也不知道香港學生到底是啥水準呀。」他眼睛一瞪：「總之要最好才行。」

這個團出發前的兩個月，我問了團裏幾個會拉小提琴的學生，願不願意帶著琴為了交流做一個小小的表演。學生們都悄悄地拒絕了——除了王睿新。他不但答應了，還虛心地向我請教表演哪些曲目比較好。我建議來點「香港特色」，比如《東方之珠》。我問他有沒有拉過這些曲子，他搖搖頭。但緊接著他說：「可以學、可以練。」那是6月，考試壓力不小。考試之後他還有一些公開的演出要準備，但他還是學了起來。那天晚上，我看到了那琴，簇新的。我有點吃驚地問，「這琴怎麼保養得這麼好？」他狡黠地笑了：「家裏那把的確很貴，一路上有點擔心弄壞了，於是，用攢的壓歲錢和過去一年寫文章的稿費，又買了一把新的。」

我的心頭流淌着溫暖的慰藉。教文學、教藝術，最終的目的不正是讓孩子們有這樣一顆懂得真愛的心嗎？新之琴，太太好了。



●王睿新同學在賽里木湖畔演奏《東方之珠》。 作者供图

充實多元 快樂暑假

窗常開

潘明珠

怎樣讓孩子們擁有一個充實和快樂的暑假呢？相信這是許多家長最關心的事。

如今暑假過了一半，我想知道各位家長，你們給孩子安排了些什麼好活動？外出旅遊？上音樂班、補習班？你們覺得這些對孩子有用及皆使子女充實快樂嗎？記得我小時候，父母忙上班，沒給我們特別安排，我和姐姐及弟弟暑假過得既輕鬆又自在，自然會出古靈精怪主意來玩樂了，那時暑假作業不多，我有時窩家看小人書，《頭髮樹》《星孩兒》……太吸引了，或者把家裏的塑料花堆起來，想像去森林冒險，和弟弟打怪獸，創意多得很。

後來我讀初中時，老師在暑假前指定我們選看《老殘遊記》《三國演義》等經典名著，那時我就是在熱暑天捧書閱讀也會忘記天氣炎熱，因為心靜自然涼，靜靜看書確有助培養我思考及耐力。我認為暑假是發展興趣的好時機，我認識不少成功人士，皆在暑期偶然接觸到某個新領域，例如做蛋糕、繪畫、演戲等，之後漸漸變成了長期興趣，還日益進步，越來越起勁、精彩。

今個暑假我姐金英的5歲小孫女，參加的活動有動有靜：學體操、樂器、唱歌、芭蕾舞、英文和數學，周末還去博物館觀展，

確能配合小孩多元智能發展，她父母安排得平均良好，值得大家參考。最特別是外甥孫女還參與演出《神奇的毛衣》繪本歌舞劇，她和同學先閱讀這本童書，內容有關愛的傳承，因此練習過程既可閱讀好書，又學到團隊合作，並感受立體閱讀的樂趣，期望藉這充滿魅力的音樂舞劇，孩子們可通往更廣闊的想像天地。

我大哥的7歲孫仔昊男不遑多讓，他的暑假活動叫人羨慕。由於他愛繪畫，他金英姑婆想好好栽培他，特別介紹他跟水墨大師學書畫。小昊男平日蹦蹦跳跳坐不定，但來到老師的畫室，覺事事新奇，兩小時上課竟全程專心。昊男初學寫大字，落筆輕，小心翼翼，老師鼓勵他放膽寫，下筆用力，果然練字能打磨人的性格，小男仔漸漸把字的橫撇豎捺都寫得粗壯有力，表現不錯。

隨後學彩墨畫，老師讓他自由發揮，他繪了自己喜愛的卡通龍，老師讚賞他，真開心。我期望暑假裏每個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興趣，有美好充實的體驗及領悟。



●小男仔繪的彩墨畫。 作者供图

僑匯與中國現代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給阿嬤的情書》喚醒中國人的記憶，讓大家重新認識華僑對近百年中國現代化的偉大貢獻。寰球中國僑匯先

在清末資助了推翻帝制的革命，然後長期填補中國的外貿逆差、支援抗日戰爭，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電影介紹「僑批」，告訴從不知情的香港小孩我們有幸扮演重要的中轉站角色。不論是下南洋，還是「賣豬仔」到金山，近代國人到海外「賣命」說明「物離鄉貴、人離鄉賤」的殘酷現實。

電影中的男主角是個有情有義的熱血青年，在異鄉仍不忘為同胞爭取基本的權益，又支持華僑子弟接受中文教育，於是就有小孩用潮汕方言吟唐詩的片段。還有貫串全劇的金句：「做人要有情有義。」叫人聯想到1953年港產經典粵語電影《危樓春曉》，華南影帝吳楚帆的金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還有《禮運大同篇》的「……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近一二十年國際政局變幻難測，香港成為外部政治勢力圍堵中國的新橋頭堡。暴動失敗之後，西方政客「一計不成，又生一

計」，搗亂社會不成，改為經濟制裁，筆者由是頗為海外華僑日後處境擔憂。中國近年的大國擔當，大大改善了與亞洲各國的關係，南洋僑胞可以不必多慮。美國華僑就不太一樣了。有時在香港街頭遇上操美國本土口音的華裔小孩用全英語對話，諒必父母是香港移民的下一代。想到此輩長大後，在舊日號稱「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 of Race）的美國社會要面對多少不公平的待遇？他們的父母會教之以「做人要有情有義」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嗎？

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一日本電影中譯名為《望鄉》，日文原名是《山打根8號妓院》，講「南洋姐」的悲慘故事。「南洋姐」是指由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日本被誘騙到海外當娼的可憐女子。她們的「僑匯」撐起過家鄉經濟，又同時成為日後發動軍國主義侵略的資本。電影終場時展示了客死異鄉「南洋姐」的公墓，墓碑都背向日本，作為對政府和同胞忘恩負義的最後無聲抗議。日本人學中國文化，他們精英階層或許沒有聽說過「做人要有情有義」吧！《朱子治家格言》有云：「刻薄成家，理無久享。」《易傳》則說：「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吾人當引以為戒也！

咖啡渣作畫 色香味俱備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我最近愛上了一種不一樣的藝術創作——咖啡渣作畫！創作時香氣充盈，縱使沒喝咖啡，也讓人精神煥發，好一個色、香、味兼備的藝術。

咖啡渣不難收集，自從近年發掘到咖啡渣的好處，商營飲品店或辦公室都會留下沖過無用的咖啡渣，讓大家環保重用，可作種植肥料、冰箱吸味劑等等。香港有些大型咖啡連鎖店，也提供咖啡渣讓顧客免費取用。

用來創作的咖啡渣有兩類，一是經烘乾篩去雜質和粗粒，一是未經處理仍濕的渣。我喜歡用乾咖啡渣創作，在畫紙上打稿，以表達啡色為主題，然後在需要有顏色的地方塗上膠漿，把乾咖啡渣厚厚地鋪上，以畫刀壓緊，掃去多餘的渣粉，很快地便成為一幅啡色主調的畫。由於咖啡渣是顆粒狀，鋪上後成厚厚的一層，充滿肌理，很有畫味。

另一方法是以咖啡渣混入油彩、塑膠彩或水粉，成厚厚如漿的顏料，用畫刀塗在畫上，又成為一幅獨一無二肌理豐富的創作。

咖啡渣的另一個玩法，是把濕咖啡渣以少量的水沖泡成一杯二次的濃咖啡，然後就用茶匙盛少量的咖啡水在畫紙上作畫，是的，以茶匙替代筆，由於加入水，那種咖啡色就如國畫的水墨畫，但帶有少量的咖啡渣，在茶匙剛動的帶動下，可以創作出有柔有剛有肌紋的畫，很有趣味。

還有一個玩法，是在畫紙上以茶匙隨意地滴上幾滴咖啡，因應它們散發的造型，想像一下是什麼？馬、狗、花、屋……加上馬克筆或顏色，成為頑皮的卡通，十分好玩。上述這些畫作事後做好防潮，可增加其存放期。

我們努力在傳統繪畫的技巧上下工夫，求更高深的造詣之餘，生活日常的用品，有時又會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啟發與可行性，在傳統藝術的路途上，看到另一片天。



●Kos的咖啡渣畫 作者供图

二手書的匿名社交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個熱帖，討論「現代人最舒服的社交狀態是什麼」。高票答案妙趣橫生，有說「不發語音只打字」的，有說「已讀不回也不尷尬」的，還有說「各自玩手机但待在同一個空間」的……千奇百怪，但條條都指向了3個字：「邊界感」。這讓小狸不禁神遊，暗忖若自答這一題，答案該如何呢？

於是就迸出一些思緒，若論起最極致、最浪漫的「邊界感社交」，其實哪裏需要現代科技？一本年代久遠的二手書，早已默默演練了幾十年。

其實這年頭，買二手書這件事本身就挺有意思。在凡事講求效能、買什麼都要「全新拆盒」的時代，二手書簡直是個異類。它不講究精美塑封，甚至還常帶着一股子霉味與歲月斑駁，但真正吸引人的，也恰恰是這份「不新淨」。

翻開一本二手書，經常就會無意間闖入另一個陌生人的私密領地。

最常見的是買過的鉛筆劃線。比如在某個探討人生困境的段落旁，能看到一道淡而輕柔的痕跡，劃過了「我們往往不是被事情本身困住，而是被對事情的想像困住」。那一刻，你彷彿透過幾十微米寬的鉛筆灰，跨越了時間與空間，與一個不知名的人在同一個句子前駐足、凝視，然後共同嘆了一口氣。你不認識TA，不知道TA是男是女是老少，如今人在何方，也不知道TA劃線時是在擠地鐵，還是在某個失眠的深夜；但那一刻，你們共享了某種無法對外人言說的情感共鳴。這種共鳴，沒有演算法的大數據推送，沒有社交平台的「按讚評論」，甚至沒有一句對話，卻

精準得讓人心驚。

有時，頁邊的註記還帶着幾分歲月的溫柔與殘酷。小狸曾在一本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扉頁上，看見一行工整秀麗的字跡：「贈給曉玲，願你在台北的生活一切順心。1995.9.22。」30年後，這本書正躺在舊書店的打折堆裏，等着被有緣人以極低廉的價格買下。那個曾經滿懷祝福送書的人，與那個收到書（或許？）的「曉玲」，後來怎麼了？而這本書，是歷經了幾次搬家後被無奈遺棄，還是在某個斷捨離的下午被打包轉賣？抑或是從最初「曉玲」便不喜歡已經轉手，如今又再次甚至N次回到舊書店？便是這些沒有答案又天馬行空的問號，讓一本原本普通的書，多了一層微小的宿命感。

這大概就是二手書最迷人的地方，它提供了一種「匿名而有深度」的微型社交。

我們現在的網絡社交，往往走向兩個極端：要麼是朋友圈裏戴着面具的互相點讚，熱鬧卻空洞；要麼是匿名論壇上的戾氣宣洩，充滿了無謂的宣判。我們看似隨時隨地都在「被連結」，但同理心與共情力卻在日漸消弭。

相比之下，二手書上的痕跡，卻是一種極其珍貴的「無聲善意」。它提醒着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你所經歷過的困惑、孤獨、感動與釋懷，其實早已有人經歷過，並且在書頁的角落，悄悄留下了證明。那是一種不需要你做出任何回應、沒有任何社交負擔的陪伴。

寫此文時，小狸手邊的雜書正讀完最後一頁，準備放回書架時，再次翻翻頁，看到裏面偶有出現的鉛筆畫線。莞爾——我寫下了我的存在，並靜靜等待着，許久許久之後，下一個翻開這本書的陌生人。

從北京中軸線到世界建築之都

他鄉港聲

梁家偈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8月5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確認北京為2029年「世界建築之都」。北京將於2029年以「回歸平衡」為主題，舉辦貫穿全年的展覽、論壇、教育項目和公眾活動，同期承辦第30屆國際建築師協會世界建築師大會。這是該稱號首次花落亞洲，北京成為全球第四座獲此稱號的城市。作為曾參與北京中軸線申遺工作的在京港人，這個消息讓我十分高興。

「世界建築之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國際建築師協會（UIA）於2019年聯合設立，每3年評選一屆，稱號授予當屆世界建築師大會的主辦城市，是全球建築領域規格最高的城市榮譽之一。

評選規則則是：聯合委員會先從申辦城市中遴選出3個候選城市，再由國際建築師協會會員代表大會投票選出主辦城市。此前獲此稱號的城市為里約熱內盧（2020年）、哥本哈根（2023年）、巴塞羅那（2026年）。北京是亞洲首個、全球第四座獲此稱號的城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方聲明說得很清楚：北京之所以獲選，是因為它「將世界上最豐富的建築遺產之一與面向未來的可持續城市發展願景相結合的傑出能力」，認可其歷史城區保護、城市更新實踐與建築文化的協同價值。

北京中軸線貫穿老城南北7.8公里，包含15處遺產構成要素，已於2024年7月27日在第46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歷時12年申遺之路畫上句號。申遺成功兩年多來，15處遺產構成要素點全部完成世界遺產標識布設，東城區和西城區於2026年7月聯合發布了「中軸線上」行動計劃（2026年—2028年），把文物保護與文旅商融合協同推進。我認為，北京中軸線成功申遺加上此次「世界建築之都」的確認，其實是兩件相互印證的喜事：申遺成功證明了國際社會對北京遺產保護成果的認可，「世界建築之都」則向北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建築這把「紅扇」，講好中國的城市故事。

北京2029的官方主題「回歸平衡」，將圍繞三重平衡展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技術。這個議題深合中國傳統文化之道：天地人和、陰陽平衡、建築與自然和諧共處，放在今天的城市發展語境中，既有中國智慧，又有全球意義。

其實往屆三座城市也各有側重：里約2020年關注非正式住區改造與社會包容，哥本哈根2023年聚焦碳中和與可持續城市設計，巴塞羅那2026年重點探索歷史遺產活化。每座城市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建築如何讓城市更宜居、更可持續、更有文化根性。

這對香港青年意味着什麼？2029年的北京，將匯聚來自全球的建築大師、城市規劃者和文化研究者。展覽、論壇、工作坊，這些平台不僅屬於專業人士，也屬於每一個對中華文化有興趣的年輕人。其實，過去3年多我在參與北京中軸線文化遺產保護相關工作中，接觸和帶領了不少來北京的香

港青年。他們第一次踏上北京中軸線，站在景山回望紫禁城全貌時，表情裏有一種很難形容的東西，那是一種「原來這就是我們的文化」的震撼。香港青年有一個內地青年沒有的優勢：他們天然地具有國際視野和中英雙語能力。當北京要把自己的建築故事講給世界聽的時候，香港青年恰好可以充當那個「翻譯者」：不是語言的翻譯，是文化的轉譯。香港青年在這方面的跨文化理解能力，是大灣區特有的文化資本。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方聲明提到幾個關鍵詞：氣候變化、城市化、遺產保護、社會包容。北京2029年的看點，不在於蓋了多少新建築，而在於怎麼讓老建築「活」起來。這是中國城市發展到現階段的重要命題：從「拆建新」到「活保用」的轉變，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高度一致。

北京2029年能留下什麼？我認為答案是：一個擁有數千年建城史的城市，如何在保護中軸線的同時，讓現代城市依然保有呼吸感。這不是北京自己的問題，是所有歷史悠久的城市共同面臨的時代命題。

一把紅扇走天下，北京用了12年申遺來證明自己的遺產價值，接下來要用2029年這一年，證明老建築可以講述新故事。作為在香港土生土長、在內地發展的港人，我期待2029年能有更多香港朋友來北京中軸線走走看看：不是打卡式旅遊，而是真正站在北京中軸線上，感受什麼叫「回歸平衡」。

上海淹水

信而有征

劉征

最近代號叫做「白海豚」的颱風過境，徐匯區一帶持續遭遇淹水。整個武康路上，一望無垠的是真的海洋。水有膝蓋那麼高，搭配着道路兩邊的梧桐樹，竟然有種異樣的風情。不時的，有些年輕人會撐着傘，騎着自行車來這裏拍照。還有幾個游泳教練，不知道從哪裏搞來一條船，穿着泳褲在雨裏玩耍。那肌肉優美的線條與這磅礴大雨淹掉了的世界形成了一組無拘無束的單純的快樂，逗得樓上的阿姨把他們拍下來，還遭到網民的調侃。

這讓我想起羅蘭·巴特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巴黎沒被淹》，這篇文章回憶了巴黎的一次淹水，情形與上海這次十分相像。也是淹水後，街上多了一些閒人，就好像這是一個嘉年華。儘管這件事對市政造成了特別大的障礙，但對於那些泡水的房子，簡直算得上是一場災難。我就看到一個店家，向記者哭訴她100多萬的貨都損失掉了，說完這句話之後，她就難過地背過臉去，無法再繼續接受採訪。然而，這件事並不妨礙一種生理上的刺激。它讓一

個已經習以為常的日常變得有些陌生，並因為這種異常並不直接顯現為肉眼可見的急劇傷害，它就理所當然成為一種樂趣。就好像任何異常，在沒有直接引起什麼不好的後果之前，都極易被當成是創造，並令整個人都被喚醒了。

旅行就是這種心理導致的行為之一，我們有了假期，就一門心思想往外跑。其實躺著是最省力的，甚至以現在都市的千篇一律，去到不同的地方也未必能夠得到新鮮感。不過，人還是在假期湧出去，就是因為新地方會打亂你的認知，包括物價、地貌、作息，或者任何一個不經意的差別。這個差別對當地人早已習以為常，不過對你來說，這些最細微之處一下子就把你引入到異樣當中。有時，這種異樣是整體性的，你不能準確地說出哪裏不一樣。不過，它就是不同，連空氣都不同。

倘若哪個地方竟然更加幸運，更好地保留了一些風俗，比如雲南、潮汕，或者新疆，這些地方就湧滿人。在這裏，循規蹈矩的日常被拋到九霄雲外，你無法按照一套既有的價值體系去判斷，甚至無法最經濟地買菜，因為你對當地的菜價一無所

知，而這種陌生感讓你的整個身體都被喚醒了。以至於，當你重新回到家，你還精力旺盛，城市淹水就是這樣一種體驗。

我還記得另一件事，2019年，巴黎聖母院着火了，當時很多人都表達了惋惜之情。就在這時候，我有位朋友發了一條不一樣的朋友圈，聲稱「沒有人覺得這團火焰十分美嗎？」過不了幾分鐘，這條朋友圈就被他刪掉了。或許他也察覺到在這個時候發這樣的談論有些不合時宜，會讓自己顯得十分涼薄。

不過這種言論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完全是一種直觀感受，而不是某種惡意。我們常常會因為自己看不慣一樣東西就對它嗤之以鼻，一旦它遭殃，就對它報以幸災樂禍的快感，但是這並不能稱之為一種本能。它來源於對異己的排斥，這種排斥多半是保守的。

身體本身的體感與由心靈感知到的卻不同，它像是不假思索就脫口而出了，這並不能算是一種惡意，因為它發乎自然。它更像波德萊爾《惡之花》所討論的那個「惡」，並非意圖作惡，而是美學意義上的惡。